

席間

葉聖陶

「美國和俄國近來怎麼樣？」鄭重的聲調，探索的眼光注定在對方作倒U紋的眉心。

電類扇嗡嗡，好像在夢裏。一個蒼蠅敏捷地停歇在玻璃杯口，想嘗嘗檸檬汽水什麼味道；但是，不等那幾個給捲煙薰黃了的指頭拂過，牠又飛到窗沿上觀賞大上海的夜景去了。

「大概接近了一點吧，」是倒U的全部的答案。

這邊探索的眼光也就表示出頓開茅塞的歡喜；同時嘴裏幾乎要說出來，「若不逢國際情勢專家，安得聞此言也！」

「客來，」白衣的茶房引進來禿頂的中年人。

那進來的人對於自己的不戴草帽似乎不能釋然，他一壁脫長衫，一壁感歎說：「只怕全是日本貨！」到這里他纔想到還不會提明話題，便接上去說：「剛纔去買草帽，走了四家舖子，終於

沒有買成。他們都說是國貨，看牌子的確沒有半個日本字，但是那裏斷得定呢！不戴草帽也行，讓太陽曬着也是健康之一道。」他撫摩着禿頂坐下來，眼光正射到挂在壁上的誰的新草帽，便又指着說：「像這一種，麥蘗辦這樣闊，色澤又白得利害，恐怕也靠不住。」

新草帽的主人也就是今晚宴會的主人感到淡淡的不愉快，他辯解說：「我想也注意不了這許多，只得信任店家的話。他們說這是國貨，我就買了。」

「唔，」倒U嚴肅地點頭，好像對於主人的主張表示同情，但也像對於國際情勢突然有了新的解悟似的。

「聽說子衡要到××大學去，」禿頂放棄了草帽的話題，另外引起一個端緒。

「是呀，」主人這纔覺得高興，他望着放着銀杯牙筷和四盆水果的席面說，「所以請幾位朋友來同他敘敘。」

「那邊欠薪不欠薪？」

「現在已發了五月份的五分之二，」倒U搶着回答，可知他所關心的不單是國際情勢，至

少他還搜集着各大學發薪統計表的材料，「聽說那五分之三本月底也可以拿到。」

「那倒還好，並不是完全有名無實的，」禿頂說着，欣快地燃一枝捲煙，就讓牠黏着在脣間。「的確，」主人站了起來，「大學的真實意義就在發得出薪水，維持一班教員的生活。如果辦不到這一層，便毫無意義，不如關起門來的好。」

倒U的眉心更加皺了起來，成爲五六個重疊的倒U；他乾咳一聲，似乎關照別人自己將要發表示見了，但終於把意見嚥了下去。

禿頂卻接上說：「這個話再痛快不過。爲教育，爲文化，只是會場裏或者宣言書上纔用得到的話。實際上，有名無實的教授誰高興當。去年秋季，我在××，一個月不發薪，兩個月不發薪，我打聽明白，就是加入索薪團也沒有用處，我就跑了回來。」黏着在上脣的半枝捲煙將要掉下來了，趕忙用下脣托住，吸了一口，又說：「只有小陸，儘數在那里，直到今年。他自有他的道理；他不比我們，他在國內大學讀書也沒畢過業；這樣，他可以混到一個資格，再到別處去時，堂而皇之是前××大學教授了。」